

白樂天文集卷之十一

浙東觀察使元稹微之集
太保武定侯鳳陽郭勛重編



奏狀

論孫疇張奉國狀

孫疇

右伏以鳳翔右輔之地控壓隴蜀又近國門最為重鎮承前已來多擇有功勳德望者為之節使昨者孫疇忽除此官臣緣素未諳知不敢輕議可否及制下

之後甚不惟人心無所歸雖以從軍不聞有大功効自
居樂衛亦無可稱至於姓名衆未知有縱有才畧堪
任將帥猶宜且試於小鎮不合便授此重藩豈唯公
議之間以為過當亦恐同類之內皆生倖心况今聖
政日明朝綱日舉每命一官一職人皆側耳聽之則
除授之間深宜重慎今孫璿已受成命未可遽又改
移待至鳳翔觀其可否已後不可不審伏恐聖聰要
知

張奉國

右奉國當徐州用兵之時已有殊効及李錡作亂之
日又立大功忠節赤誠海內推服近來將校少有此
論已蒙聖恩授金吾大將軍以示獎勸以臣所見更
宜與一方鎮以感動天下忠臣之志以摧懾天下鄙
臣之心何者奉國之事無人不知方鎮之榮無人不
愛若奉國更得節度使天下聞知人皆為貪寵榮誰
不爭効忠順萬一若一方有事一師負恩則麾下偏
裨競為奉國亂臣賊子不敢不息一則明勸忠貞一
則闇銷禍亂聖人機柄正在於斯今奉國聞已有年

亦宜速用事不可失臣深惜之然以奉國未曾為理人官恐未可便授大鎮若近邊次節度有要替處與奉國最為得宜謹具奏聞謹奏

奏所聞狀

向外所聞事宜

右伏見六七日來向外傳說皆云有進旨令宣與諸道進奏院自令已後應有進奉並不用申報御史臺如有人物問便仰錄名奏來者內外相傳不無驚恠且聞此事多是虛傳且有此聞不敢不奏伏惟德

音除四節外非時進奉一切並停如有違越仰御史臺察訪聞奏今若不許報臺不許勘問即是許進奉而廢德音也伏以陛下憂人思理發自深誠德音中停罷進奉最是大節昨者裴均所進銀器發在德音之前猶慮四方不知將謂容其違越特令送出外庫宣報所司遠近傳呼聞於道路此則不獨人心欣躍感動四方實亦國史光明垂示百代今未踰數月忽有此消息賀德音之使未絕於道路許進奉之聞已聲於內外此衆情所以驚愕而不測也臣昨訪聞又

無明敕伏料聖意必無此處分但恐宣傳之際或致
疑設遂令內外有此流傳實恐旬日之間散報諸道
虧損聖政無甚於斯者此悉虛訛望宣示內外令知
聖旨使息虛聲伏願宸衷庶有處分謹具奏聞謹奏
奏閩鄉除禁囚狀

號州閩鄉湖城等縣禁囚事宜

右伏聞前件縣獄中有囚十數人並積年禁繫其妻
兒皆乞於道路以供獄糧其中有身禁多年妻已改
嫁者身死獄中取其男收禁者云是度支轉運下囚

禁在縣獄欠負官物無可填陪一禁其身雖死不放
前後兩遇恩赦今春又降德音皆云節文不該至今
依舊囚禁臣伏以罪坐之刑無重於死故殺人者罪
止於死坐贓者身死不赦今前件囚等欠負官錢誠
合慎納然以貧窮孤獨唯各一身債無納期禁無休
日至使夫見在而妻嫁父已死而子囚自古罪人未
聞此苦行路見者皆為痛傷况今陛下愛人之心過
於父母豈容在下有此窮人古者一婦懷寃三年大
旱一夫結憤五月降霜以類言之臣恐此囚等憂怨

之氣必解傷陛下陰陽之和也其四等人數及欠官物並敕文不該事由臣即未知委細伏望與宰相商量兼令本司具事由分折聞奏如或是實禁繫不虛伏乞特降聖慈發使一時放免一則使縲囚獲宥生死皆知感恩二則明天聽及卑遠近自無冤滯事關聖政不敢不言臣兼恐度支盜鈔使下諸州縣禁囚更有如此者伏望便令續條疏具事奏上

論李維職名狀

祖宗陛下寧忍狗下之情而自隳法制後人之欲而

自損聖明何不思於一時之間而取笑於萬代之後今臣委身命瀝肝膽為陛下痛言者非不知逆耳非不知危身但以螻蟻之命至輕社稷之計至重伏乞聖慮又以此思之陛下必不得已事須用之即望改為都監且狗舊例雖威權尚在而制度稍存天下聞之不甚驚聽如蒙允許伏望速宣與中書改為諸軍都監臣不勝憂迫懇切彷徨之至

論元稹第三狀

監察御史元稹貶江陵府士曹參軍

右伏緣元稹左降事宜昨李絳等再已奏聞至今未蒙宣報伏恐愚誠未懇聖慮未廻臣更細思事有不
可所以塵黷至於再三臣內察事情外聽衆議元稹
左降不可者三何者元稹守官正直人所共知自授
御史已來舉奏不避權勢只如奏李公佐等之事多
是朝廷親情人誰無私因以執懷或假公議將報私
嫌遂使誣謗之聲上聞天聽臣恐元稹左降已後凡
在位者每欲舉事先以元稹為戒無人肯為陛下當
官執法無人肯為陛下嫉惡絕奸內外權貴親黨縱

橫有大過大罪者必相容隱而已陛下從此無由得
知其不可者一也昨者元稹所追勘房式之事心雖
奉公事稍過當既縱重罰足以懲違况經謝恩後又
左降雖引前事以為責罰然外議誼誼皆以為元稹
與中使劉士元爭廳自此得罪至於爭廳事理已具
前狀奏降况聞劉士元踏破擇門奪將鞍馬切索乃
是前朝官事前已來未有此事今言官有言元稹
是御史無過却先貶官遠逐聞知實為無辜臣恐
從今已後中官出使縱橫益甚朝官受辱必不敢言

梁有被凌辱毆打者亦以元稹為戒但吞聲而已陛下從此無所得聞其不可者二也臣又訪聞元稹自去年已來狀奏嚴峻在東川日枉法收沒平人資產八十餘家又奏王紹違法給券令監軍神輿及家口入驛又奏裴玢違教旨占百姓草又奏韓皋使庫將封杖竹殺縣令如此之事前後甚多屬朝廷施行慈有懲罰計天下方鎮皆怒元稹守官今貶為江陵判司即是送與方鎮從此方鎮報怨朝廷何由得臣聞德宗時有崔善貞密告李錡必反德宗不憚遂與

李錡李錡大怒遂掘地縱火燒殺崔善貞不數年李錡果反至今天下為之痛心臣恐元稹左降後方鎮有過無人敢言皆欲惜身永以元稹為戒如此則天下有不軌不法之事陛下無由得知此其不可者三也若無此三不可假如朝廷誤左降一御史蓋是小事臣何敢煩瀆聖聽至于再三乎誠以所損者微所關者大以此思慮敢不極言陛下若以臣此言為惡又未能別有處置必不得已則伏望且令追制改與一京司閑官免令元稹卻事方鎮此乃上禪聖政下

恆人情伏望細察事情斷在聖意謹具奏聞謹奏
請罷兵第二狀

請罷恆州兵事宜

又緣討伐恆州事宜前者已具奏聞此事至大至切
臣不合一奏便休伏願聖聰再賜詳省臣伏以河北
事體本不合用兵既已用兵亦希萬一所以人意或
望成功今春事勢保必無望何者陛下本用兵之初
第一倚望承瓘第二准擬希朝茂昭今承瓘自去歲
已來未敢苦戰已發大將先挫軍威至今與從史兩

軍入賊界下營未得從史雖經接戰與賊勝至武約
況奏報之間又事恐非實遷延進退實引日時不唯
意在逗留兼是力難支敵希朝茂昭數日已來方入
賊界據所奏到賊新市城一鎮便過不得又奏深澤
縣令卻被賊打破則其進討之勢想必可知劉濟親
領全軍分圍藥壽又奏賊城堅守卒不易攻師道李
安元不可保今者情狀相計會各收一縣便不進
軍如此事由陛下具見據其去就豈有成功未審聖
心何如更有所望以臣愚見速預罷兵若又遲疑其

言有四可為陛下痛惜者二可為陛下深憂者二何則若果有成功即不計用度多少既的知不可即不合虛費貲糧悟而後行事亦非晚今遲校一日有一日之費更延旬月所費滋多終須罷兵何如早罷臣伏見陛下比來愛人省用發自深心至於聖躬每事節儉今以府庫錢帛百姓脂膏資助河北諸侯轉令富貴強大臣每念此不勝憤歎此所謂陛下痛惜者一也臣伏恐河北諸將見兵少陽已受制命必引事例輕重同詞請宣若承宗章表繼來即議無不許請

而後捨模樣可知轉令承宗膠固同類如此則與奪皆由鄰道恩信不出朝廷實恐威權盡歸河北臣每念此實所疚心其為陛下痛惜者二也今天時已熱兵氣相蒸至於飢渴疲勞疫疾暴露衣甲暑濕弓箭瘡疾上有赤日前有白刃驅以就戰人何以堪縱不惜身亦難忍若况神策軍健又最烏赫以城市之人例皆不慣如此忽思生路或有奔逃一人若逃百人相與一軍若法諸軍必搖事忽至此悔將何及此其為陛下深憂者一也臣伏聞迴鶻吐蕃嘗有細祥中

國本事小大盡知今聚天下之兵唯討承宗一賊自
冬及夏都未立功則兵力之強弱資費之多少豈宜
使西戎北虜一二知之忽見刺生心乘虛入寇以今
日之勢力可能救其首尾哉兵連禍生何事不有萬
一及此實關安危臣每思之憂入骨髓此其為陛下
深憂者二也伏惟詳臣此狀察臣此心審賊裁量速
有處分如此則是陛下社稷宗廟之福不獨天下幸
甚謹具奏聞謹奏

請罷兵第三狀

請罷恒州軍馬事宜

右臣所請罷兵前使已頻陳奏今日事勢又更不同
比來日月漸深憂惶轉甚若不極慮若不切言是臣
懼罪惜身上負陛下仰希聖鑒憐察其誠知臣心如
此更詳此狀臣伏以行營近日事體陛下——具知
師道令收棣州至今竟未奉詔至於表章詞意近者
亦甚乖宜李安等心元不可測與賊計會各校一空
然而已相顧拱手便休聞昨者澤潞潰散徒兒其間
盡入都建鄴授邢州者李安追授並按軍令昨所與

詔都不棄承據此情狀畧無形迹但恐今日已後此輩無不辨為又比來所望有功只在南北兩道今北道希朝等屯軍向欲半年過新市一鎮未得茂昭又稱兵少特地方請加兵則兩道勢力今亦可見北道承璫竟未立功元陽新到邢州又奏兵數至少請諸軍兵馬議不可抽假使承璫等竭力盡忠終亦不副聖意據此事勢萬無成功陛下猶未罷兵不知更有何所待臣伏恐劉濟近日情似盡忠今思罷兵慮傷其意以臣所見理固不然劉濟大奸過於羣輩發強

似順中不可知有功無功進退獲利初聞罷討或可有詞見雪恒州必私懷喜何則與承宗本末之勢同也假令劉濟實盡忠赤陛下難阻其心猶須付量重輕捨小圖大豈緣劉濟一人惆悵而不顧天下遠圖况今事情又不至此伏乞聖意斷之不疑臣昨者以軍以無功時又漸熱人不堪命慮有奔逃前狀之中已具陳奏今果聞神策兩管徐泗鄭滑兩道兵馬各有言語似少不安臣自聞之不勝憂切一軍若不寧帖必扇諸軍之心自此動搖何慮不有事忽至於此

者則陛下求不罷討得乎一種罷兵何知且罷必待
事不得已然後罷之只使陛下威權轉銷天下模樣
更惡如此事勢皆在目前只今邊防不合追悔今慮
後史已歸罪左降王承宗又乞雪表來元陽方再整
本軍劉濟且引兵欲進因此事勢正可罷兵赦既有
名罷尤有勢若又此時不罷臣實不測聖心臣伏料
陛下去年初銳意用兵之時必謂討承宗如討劉闢
李錡兵合之後立見誅擒豈料遷延經年如此然則
始謀必尅猶不可知後事轉難更何所望至於竭府

庫以富河北諸將虛中國以使戎狄生心可為深憂
可為痛惜已具前奏不敢再陳况今日已前所惜者
威權財用今日已後所憂者治亂安危國家有天下
二百年陛下承宗社十一葉豈得以小忿而忘國家
大計豈得以小恥而忘宗社遠圖伏願聖心以此為
務臣前後已獻三狀不啻萬言詞既繁多語亦懇切
陛下若以臣所見非是所言非忠况又塵黷不休臣
即合便得罪若以臣所見為是所言為忠則陛下何
忍知是不然知忠不納不然則臣合得罪不然則陛

下罪兵仗望讀臣此狀一二十遍斷其可否即賜處
分臣不勝負憂待罪遯迫兢惶之至謹奏

論嚴綬狀 奉宣令依中書狀撰制除嚴綬

江陵節度使

右臣伏以趙宗儒衆稱清介有恒嚴綬衆稱怯懦無
耻二人臧否優劣相懸宗儒自到江陵雖無殊政亦
聞清淨境內頗安綬要改移即合便擇勝宗儒者且
嚴綬在太原之事聖聰備聞天下之人以為談柄陛
下罷其節度追赴朝廷至今人情以為至當今忽再

用又替宗儒臣恐制書下後無不驚歎兼邪人得計
正人憂疑大乖羣情深損朝政臣前後所奉宣撰制
若非甚不可者亦不敢切論今此除授實甚不可伏
望聖意更賜裁量其制未敢便撰伏待聖旨謹奏

論孟元陽狀

奉宣令依中書狀撰制除孟元陽右羽林軍
統軍仍封趙國公食邑三千戶

右臣伏以孟元陽激水有功河陽有政自到澤潞戎
事頗脩但以老年事須與替比諸流輩事迹不同今

所除官合加優獎昨者范希朝在太原日皆毫不理
人情共知及除統宣衆猶謂屈今元陽事迥不同希
朝又除統軍恐似更屈雖加封爵悉是虛名况元陽
忠効功勤天下有數今以無能者一例除改無所旌
別臣恐今日已後無以勸人以臣所見若改除金吾
大將軍輕重之間實為得所如柳惟晨李簡之輩有
何功業今比元陽猶居此官動逾年歲伏望聖慈以
此裁量其制未敢依中書狀便撰謹具奏聞

謝官狀

新授將仕郎守左拾遺翰林學士臣白居易
新授朝議郎守尚書庫部員外郎翰林學士
雲騎尉臣崔羣

右臣等伏奉恩制除前件官今日守謙奉宣進旨特
加慰諭及賜誥身者聖慈幽被寵命猥加俯以拜恩
跪而受薦舞蹈離次驚惶失圖伏以即吏諫官古今
用重位高善奏職在宏規皆須問望清方行實端慙
愚庸以任於茲於草昧能正其詞盡獻納於萬言必
直貞節尚勝其任毋忝厥官臣等學識庸虛才力愚

儒自居近職奉冒已深况超擢深班慙惶交至初授殊常之寵情實愛驚再思難報之恩感而欲泣唯當奮勵驚銳補拾闕遺中誓赤誠上酌玄造俯伏受愧若無所容無任感恩兢惕之至謹奉狀陳謝以聞謹奏

奏陳情狀

翰林學士將仕郎守左拾遺臣白居易

右今日守謙奉宣聖旨以臣本官合滿欲議改轉令臣欲有陳露今臣將狀來者臣有情事不敢不言伏

希聖慈俯察愚懇臣母多病臣家素貧甘旨或虧無以為養樂餌或闕空致其憂情迫於中言形於口伏以自拾遺授京兆府判司往年院中曾有此例資序相類俸祿稍多倘授此官臣實幸甚則及親之祿稍得優豐荷恩之心不勝感激輒敢塵黷無任驚惶謹具奏聞伏候聖旨

謝官狀

新授京兆府戶曹參軍翰林學士臣白居易
右伏奉恩制除臣前件官今日守謙奉宣聖旨特加

慰謙兼賜誥身者俯偃拜恩怵惕受命戰越躅地驚
惶失容蹈舞屏營不知所據臣叨居近職已涉兩年
自顧庸昧無裨明聖塵忝歲久憂慙日深況於官祿
之間豈敢有所選擇第以位卑俸薄家貧親老養闕
甘馨之費病乏樂石之資人子之心有所不足昨蒙
聖念雖許陳情敢望天恩遂從所欲况前件官位望
雖小俸料稍優臣今得之勝登貴位此皆皇明俯察
聖造曲成念臣為子之誠賜臣及親之祿臣所以撫
心知愧因事吐誠烏烏私情得盡歡於展養犬馬微
力誓効死以酬恩榮幸不止於一身感戴實深於萬
品無任荷恩抃躍之至

謝蒙恩賜設狀

右今日守謙奉宣聖旨以臣初入院特賜設者臣生
長窮賤才質孱微草野鄙夫風塵走吏豈期聖造選
在禁闈煦以天慈賜以御食臣所以凌兢受命俯伏
荷恩心魂不寧手足無措况樽開九醞饌列八珍
應加蓬萊優置醴金疊引滿將玉澤而共深玉饌
屬履與聖德而俱飽終食且歎捫心自驚戰汗慙惶隕

越于下謹奉狀陳謝以聞謹奏

謝恩賜衣服狀

右今日守謙奉宣聖旨以臣初入院特賜衣服者臣自入禁司纒經旬月未陳薄効累受殊私况前件衣服等獻自遠方降從御府既鮮華而駭目亦輕煖而便身臣實何人堪此榮賜臣必擬祕藏篋笥傳示子孫何則顧陋質而懷慙貌非稱服撫微軀而荷寵力不勝衣因物感恩無任愧懼謹奉狀

三月三日謝恩賜曲江宴會狀

右今日伏奉聖恩賜臣等於曲江宴樂并賜茶果者伏以暮春良月上巳嘉辰獲侍宴於內庭又賜歡於江水蹈舞跼地歡呼動天况妓樂選於內坊珍味頒由中庫榮降天上寵驚人間臣等謬列近司猥承恩澤捧觴知感終宴懷慙肉食無謀未展涓滴之効素食有愧難勝醉飽之恩以此驚惶不知所報謹奉狀陳謝以聞謹奏

九月九日謝恩賜宴曲江會狀

右臣今日伏奉進旨賜臣等於曲江宴會特加宣慰

并賜酒脯等者伏以重陽令節知有豐年賜宴於無
事之朝追歡於最勝之地况天厨酒脯御府管絃賜
忽降於寰中慶實生於望外仍加慰諭曲被輝華臣
等各以凡才同參密臆幸遇休明之日多承飲賜之
恩樂感形骸衰容動而成舞澤均草木秋色變以為
春後激丹心豈報玄澤謹奏狀

臘日謝恩賜口蠟狀

右今日蒙恩賜臣等前件口蠟及紅靈澡豆等仍以
時寒特加慰問者伏以時逢臘節候屬初寒豈意聖

慈不忘微賤念嚴凝而加之煦嫗處皸疹而潤以脂
膏香氣動中歡容發外挾纊之恩所勉和則體舒不
慮之澤既霑感而手舞臣等省賜懷愧因物諭情豈
惟好德坐心唯驚寵賜必擬澡身勵節以答鴻休欣
躍之誠倍萬常品謹具奏聞謹奏

中和日謝恩賜尺狀

右今日奉宣賜臣等紅牙銀寸尺各一者伏以中和
屆節慶賜申恩當晝夜平分之時須度量合同之令
况以紅牙為尺白銀為寸美而有度煥以相宣建下

明忖度之心為上表裁成之德慶澤所及歡心畢同
臣等塵忝日深寵賜歲至雖恩光下濟咫尺之顏不
違而尸素內慙分寸之功未効捧受愧畏倍萬恒情
謹具奏聞謹奏

請清明日賜新火狀

右今日高品官唐國珍就宅宣旨賜臣新火者伏以
節過藏烟時當改火助和氣以發運表皇明以燭幽
臣顧以賤微荷茲榮耀就賜而煦臨第宅聚觀而光
動闕閭降實自天非因榆柳之隨仰之如日空傾葵
藿之心徒奉恩輝豈勝欣戴

謝恩賜冰狀

右今日奉宣旨賜臣等冰者伏以頒冰之儀朝廷盛
典以其非常之物同表特異之恩况春羔之薦時始
因風出當夏蠱之疑日忽自天來煩暑迎消涼颺隨
至受此殊賜臣何以堪欣駭慙惶若無所措但飲之
慄慄常傾受命之心捧之兢兢永懷履薄之戒以斯
惕勵用答皇慈謹奉狀陳謝以聞

謝恩新曆日狀

右今日蒙恩賜臣等前件新曆日者臣等拜手蹈舞
鞠躬捧持開卷授時見履端之有始披文閱處知御
曆之無窮慶賀既深感戴無極謹奉狀陳謝以聞

白樂天文集卷之十一

白樂天文集卷之十二

奏狀

謝恩賜茶果等狀

右今日高品杜文清宣進旨以臣等在院脩撰制問
賜茶果梨脯等曲蒙聖念特降殊私慰諭未終錫賚
旋及臣等慙深曠職寵倍驚心述清問以脩詞言非
盡意仰皇慈而受賜力豈堪恩徒激丹誠詎酌玄造
謹具狀陳謝以聞

論重考科目入狀

今年吏部應選科目及平判人所試文書等
右臣等奏中書門下牒稱進旨奉令臣等重考定聞
奏者臣等竊有所見不敢不奏伏以今年吏部科第
不置考官惟遣尚書侍郎二人考試吏部事置繁劇
考選固難精詳所送文書未免瑕病臣等若苦考覈
選者必多肆騫累朝舊臣伏料陛下不能以小事致
責臣等又以朝廷所設科目雖限文字其間收採兼
取人材今吏部只送十人數且非廣其中更重黜落
亦恐事體不弘以臣所見兼請不考已得者不妨以
待不得者所贖無多貴收人材務存大體伏乞以臣
等此狀宣付幸臣重賜裁量伏聽進旨

元和十五年十二月十三日重考定科目官將仕
郎守尚書司門員外郎臣白居易等狀

重考定科目官將仕郎守尚書祠部員外郎上
護軍臣李虞仲

舉人自代狀

中書省朝議郎權知尚書兵部郎中騎都尉
楊嗣復

右臣伏准建中元年正月五日敕文武常參官上後三日舉一人自代者伏以前件官有辨政之學有体要之文文可以掌玉言學可以待顧問名實相副羣流所推選備侍臣叅知制命酌其宜稱誠合在先臣既請詳輒舉自代謹具聞薦伏聽敕旨

長慶元年正月四日新授朝議郎守尚書主客郎

中知制誥臣白居易狀奏

論重考試進士事宜

右臣等伏料自欲重試進士已未論奏者甚衆伏計煩黷聖聽之外必以為或親或故同為黨庇臣今非不知此但以避嫌事小隱情責深所以冒犯天威不敢不奏伏希聖鑒試詳臣言伏以陛下慮今年及第進士之中子弟得者僥倖乎人落者受屈故今重試重考此乃至公至平凡是乎人孰不慶幸况臣等材識淺劣謬蒙選充考官自受命以來夙夜懼懼實憂愚昧不副天心敢不盡力竭誠考其得失其間瑕病纖毫不容猶期再三知臣懇盡然臣等別有愚見上裨聖聰反覆思量輒敢密奏伏准禮部試進士例許

用書策兼得通官得通官則思慮必周用書策則文字不錯昨重試之日書策不容一字木燭只許兩條逼促驚忙幸皆成就若比禮部所試事校不同雖詩賦之間皆有瑕病在與奪之際或可矜量倘陛下垂仁察之心降特達之命明示瑕病以表無私得全名以存大體如此則進士等知非而愧耻其父兄等感激而戴恩至於有司敢不懲第臣等皆蒙寵擢又忝職司實願禪補聖明敢不罄竭肝膽謹具奏聞伏候聖裁謹奏

長慶元年四月十日重考試進士官朝議郎守尚書主客郎中知制誥臣白居易等奏

重考試進士官朝散大夫守中書舍人上輕車都尉臣王起

讓絹狀

恩賜田布與臣人事絹五百匹

右田布以臣宣諭進旨敬命荷恩遂與臣前件絹臣不敢受尋以奏陳昨日中使第五文岑就宅奉宣令臣受取者臣已當時進狀陳謝訖感戴聖恩昨日不

敢不謝酌量事理今日不敢不言臣家素貧非不要物但以昨日陛下遣臣宣諭田布不同常例田布今日之事不同諸家何者未報父讐未雪同耻凡人有物猶合助之况取其財有所不忍又昨除田布魏博節度制中誠云一飯之飽必均於士卒一毫之費必用於戈矛今以五百匹絹與臣臣若便受則是有違制命不副天心臣又以凡節將之臣發軍討叛大費雖資於公給小用亦稱其家財今陛下方欲使田布誓心報讐捐軀殺賊臣料宣諭慰問使者道路相望

若奉使之入悉湏得物臣恐鎮州賊徒未殄田布財產已空欲救將來乞自臣始此則求田布物者必息而田布感聖渥倍深責其成功必有可望臣食國家之厚祿居陛下之清官每月俸錢尚慙尸素無名之貨豈合苟求伏願天鑒照臨知臣不是飾讓臣又非不知如此小事不合塵黷尊嚴心實不願不奏其前件絹臣尋已卻還田布伏乞聖慈許臣不取任宣諭田布令知聖恩謹錄奏聞伏待進旨

論左降獨孤郎等狀

鄧官員外郎史館脩撰獨孤郎可富州刺史
起居舍人溫造可郎州刺史司勳員外郎李
肇可澧州刺史刑部員外郎王鎰可郢州刺

史

右今日宰相送詞頭左降前件官如前令臣撰詞者
臣伏以李景儉因飲酒醉詆忤宰相既從遠貶已是
深文其同飲四人若一例左降臣有所見不敢不陳
伏以兩省史館皆是近署聚飲致醉理亦非宜然皆
貶官卻恐太重况獨孤郎與李景儉等皆是舊友且

久往來一飯一飲蓋是常事景儉飲散之後忽然醉
發自不覺何況他人以此矜量情亦可恕臣又見
貞元之末時政叢急人家不敢歡宴朝士不敢過從
姦心無慘以為不可自陛下臨御及此二年聖慈寬
和天下欣戴臣恐此詞或下衆情不免驚憂兼恐朝
廷官寮從此不敢聚會四方諸遠不知事由奔之流
傳事體非便伏惟宸鑒更賜裁量免致貶官各令
奉或思知失念是戒德臣不揆蠢愚輒敢塵蹟豈不
懼罪豈不惜身但緣進不因入出於聖念自忠州刺

史累遷中書舍人已涉二年一無裨補夙夜慙惕實不自安前後制救之間若非甚不可者恐煩聖聽多不備論今者所見若又不奏是圖省事有負皇恩伏希天慈以此詳察知臣所奏不是偶然其獨孤卽等四人出官詞頭臣已封訖未敢撰進伏待聖旨
論行營狀

一請專委李光顏東面討逆委裴度四面臨境招諭等

右臣等伏見自幽鎮有事以來詔太原魏博澤潞易定滄州等五道節度各領全軍又徵諸道軍馬計七十八萬四面圍繞已逾半年王師無功賊勢猶盛高已失深州甚危者豈不以兵數太多反難為用節將太眾則心不齊莫肯率先進相顧望又以朝廷賞罰近日不行未立功者或先封官已貶劾者不聞得罪既無懲勸以至遷延若不改張必無所望今李光顏既陳除許節度盡領本軍伏請抽諸道勁兵補前約與三四萬人從東速進開弓高糧路合下博諸軍解深州重圍與元翼合勢令裴度領太原全軍兼招

討舊賊四面壓境觀釁而動若乘虛得便即令同力
剪除若戰勝賊窮亦許受降納款如此則鎮州夾攻
以分其力招諭以動其心未及誅夷自生變改况光
顏必諳戰陣素有威名裝度為人忠勇果決加以明
懸賞罰使其憂責在身事勢靡之自湏死戰若比向
前模樣用命百倍相懸破賊責功無出於此况太原
興王之地天下勁兵今既得人足當一面以此計度
無過二人

一請抽揀魏博澤潞易定滄州四道兵馬分

付光顏事

右伏請詔光顏於前件四道揀選馬步精銳考每軍
各取二四千人並令光顏專統一則籍其兵力討賊
鎮州每軍抽人不為不用其餘放去理亦無妨况令
守疆亦足展効或因澤潞魏博兵馬同討淮西之時
警諸光顏勤恤將士必樂為用可望成功今光顏得
到下傳後即陳許其存八千人昨又發三千人光顏
又領馬軍一千三百人加以徐泗鄭滑河陽等
軍亦皆勁銳堪用况兼魏博等四道所拘兵馬約有

二四萬人盡付光顏足以成事其襄陽侯府東都汝州等道兵馬仍委光顏揀擇可否若不堪用不如放還豈惟虛費資糧兼承殺敗軍陣今既只留東西一帥請各置都監一人都留兵馬監軍伏請一時停罷如此則衆齊令一必有成功

一請勤魏博等四道兵馬卻守本界事

右伏以朝廷本用田布之意以弘至遇害令報父讐因其感激衆心先立功效令領全師出界供給度支數月以來都下進討非田布固欲如此抑有其由或

聞魏博一軍累經優賞兵驕將富莫肯為用况其軍一月之費計實錢二十七萬貫今天下百計求取不足充其數月衣糧若且依前將何供給則不如使退守本境自供給衣糧省費之間利害明矣其澤潞易定等雖經戰接勝負畧均且昭義全軍收臨城一縣不得則其兵力亦可知矣滄州新經敗挫叔良又之將謀勢不支任必無可望今請魏博等四道各歸本界嚴守封疆如此則不獨減無用之兵亦可以省有限之費就中魏博尤要退軍虛費資糧家可痛惜

一請省行營糧料事

右伏以行營最切者豈不以國用將竭軍費不充更至春夏以來實恐計無所出今若兩道共出六萬其餘退食本道衣糧即每日所費僅減其半一月之用可給兩月唯供六萬所費無多既易支持自然豐足責其死讎敢不盡心臣以為當今至切無過於此

一請因朱克融授節後速討王庭鞏事

右克融庭鞏同惡相濟物情事理斷在不疑今朝廷特赦克融新授節鉞縱終助援必恐遲疑當速留克

融之時是經營庭鞏之日遲則心固以則計成三數月間須有次第延引入憂轉難用兵今正是時時不可失以臣等所見謹具如前伏以行營今日事宜真可謂急危極矣其間變故迭不可知但恐如今救已遲晚若猶可拯無出於斯何者自古兵數不節軍費不節食既不足衆何以安不安之中何事不有伏料陛下覽臣此狀必有二疑一者以臣等愚是儒生不諳兵事縱知誠懇的未信行臣以此自疑以未敢奏今既事切不敢不言若攻戰機宜非臣所習於軍國

利害雖愚亦知况察羣情無聽衆議與臣此奏所見多同伏望不以臣等儒生輕而不用也二者伏恐行營事勢奏報不真皆云賊徒計日合破又陛下以制置既以難於改移前事若得其宜即合旋有成績至今既無次第安得不務改圖古人云收之桑榆事猶未晚若因循且過即救療轉難臣又切有過憂敢不盡吐肝肺實恐軍用不濟更須百計誅求日引月加以及因極今天下諸色錢內每貫已抽減三百茶鹽估價有司並以增水添關津四方多請率稅不許

即用度交關盡許則人心無慘自古安危皆繫於此伏乞聖慮察而念之不以重難改移忽於大計也臣等又憂深州以圍救兵不至弓高新陷糧道未通下情諸軍至於窮地光顏兵少欲入無由外即救援不來內即餓糧罄竭各求生路誰向死門無可奈何忽然奔散即聖心雖悔其可及乎其鑒不遠在貞元中韓全義五樓之敗是也伏望陛下詳臣此狀思臣此言若以為然速賜裁斷臣等受恩日以憂國情深志在懇切言無方便伏望聖鑒俯察愚衷無任感激悃

欵之至謹同詣延英門進狀以聞伏聽勅旨謹奏
長慶二年正月五日朝散大夫守中書舍人上柱

國臣白居易狀奏

論姚文秀打殺妻狀

據刑部及大理寺所斷准律非因鬪爭無事而殺者
名為故殺今姚文秀有事而殺者則非故殺據大理
司直崔元式所執准律相爭為鬪相擊為毆交鬪致
死始名鬪殺今阿王被打狼藉以致於死姚文秀檢
驗身上一無損傷則不得名為相擊阿王當夜已死

又何以名為相爭既非鬪爭又蓄怨怒即是故殺者
右按律疏云不因鬪爭無事而殺名為故殺此言事
者謂爭鬪之事非該他事今大理刑部所致以姚文
秀怒妻有過即不是無事既是有事因而毆死則非
故殺者此則唯用無事兩字不引爭鬪上文如此是
使天下之人皆得因事殺人殺人了即曰我有事而
殺非故殺也如此可乎且天下之人豈有無事而殺
人者是明事謂爭鬪之事非他事也又凡言鬪毆死
者謂事者者情嫌鬪相爭鬪一毆一擊不意而死於

此則非故殺以其本原無殺心今姚文秀怒妻頗深
挾恨既久毆打狠毒當夜便死察其情狀不是偶然
此非故殺孰為故殺若以先因爭罵不是故殺即如
有謀殺人者先引相罵便是交爭一爭之後以物毆
殺了即曰我因事而殺非故殺也又以此可乎設使
因爭理猶不可况阿王已死無以辯明姚文秀自云
相爭有何憑據又大理寺所引劉士信及駱全等
被殺人事亦不可斷不為故殺恐與姚文秀事其間
有別情也大理寺何劾誤斷便將作例未足為憑
然以故貴察情法湏可引若崔元式所議不用大理
寺所執得行實恐被毆死者自此長寃故殺人者從
今得計謹同參劾請如前奏

姚文秀殺妻罪在十惡若從宥免是長亮愚其律
縱有互文在理終湏果斷宜依白居易狀委所在決
重杖一頓處死

為宰相謝恩賜酒脯餅果等狀

右中使某奉宣聖旨賜臣等前件物等俯俛受賜竦
躍荷恩天酒來以分甘御羞降而示惠臣等省躬知

感因物言情寵過加遵懼多尸素之責榮同置醴慙
無麴蘖之功徒瀝丹誠豈酌玄造

為宰相謝恩賜吐蕃信物銀器錦綵等狀

右臣等材愧庸虛職叨輔弼遇天下削平之日當西
戎即叙之時遂使殊方致茲遠物此皆率由玄化感
慕皇風人臣既絕外交遺問敢言已有今蒙重賜益
荷聖慈况來自外夷知德廣之所及降從中首仰恩
深而不勝感戴慙惶倍萬常品

為段相謝恩賜設及酒脯等狀

伏蒙聖慈特加寵錫珍羞出於內府旨酒降於上尊
捧戴歡榮不知所措臣以叨台鼎新忝節旄勤勞無
展於股肱醉飽有慙於口腹

為段相謝借飛龍馬狀

伏以出從內廐行及中遙假飛龍之駿駒代破鼉之
塞步執鞭拜命借馬喻身取其戀主之心以表為臣
之節恩深易感情懇難陳

為段相謝手詔及金刀狀

詔賜累給慙惶交集寵來天上感動人間且金鑰其

堅拳之而永貞王度乃宣其利操之而遠耀天威豈
唯佩作身榮實可藏為家寶况臣望闕漸遠受恩轉
多比堅而報國有時効死而殺身無地

薦李晏韋楚狀

河南府朝儀大夫前使持節海州諸軍事海
州刺史上柱國李晏

右前件官比任海州刺史被本道節度使配諸州稅
麥一例加估徵錢晏頻申奏恐損百姓本使稱因軍
事切不得已而從之及被人論朝廷勘覆責不聞奏

除替削階在法誠合舉行於晏即為獨屈况晏累為
宰相皆著良能清白公勤頗聞於衆自經停罷已涉
三年遷居洛陽窮餓至甚身典三郡家無一金據此
清廉別堪優獎又建中初李正已與納運反汴河阻
絕轉輸不通晏先父洎即正已堂弟為徐州刺史當
叛亂之時洎以一郡七城歸國効順棄一家百口任
賊誅夷開運路之咽喉斷兗渠之右臂遂使逆誅大
挫妖寇竟消從此徐州稱橋至今永為內地如洎之
子實可念之臣以洎之忠功不可忘晏之吏材不可

棄伏希聖念量授一官庶使廉吏忠臣聞之有所激
勸

伊闕山平泉處士韋楚

右件 隱居樂道獨行善身斂跡市朝息機名利况
家傳簪組况在班行而楚獨棲山臥雲練氣絕粒滋
味不接於口塵埃不染其心二十餘年不改其樂志
齊箕穎節類顏原措紳之間多所稱歎臣為尹正合
具薦論雖飛鴻入冥自忘飲啄而白駒在谷亦貴繫
維倘冥彼周行縻之好爵降羔鴈之禮命助鷦鷯之

羽儀以厚貞退之風遏躁進之俗茲亦盛事有裨
聖朝

以前件如前臣伏以念功振滯前王之令猷貢土推
能長吏之本職其李晏韋楚並居本界不踐公門臣
實諳知輒敢論薦有涉塵黷無任兢惶謹具奏聞伏
聽勅旨

太和六年六月二十六日河南尹臣白居易狀奏

謝賜設及匹帛狀

右今日高品劉全節奉宣進首以臣等在院覆策畢

特加慰問并賜設及匹帛者臣等職在掌文詔令考
策雖竭鄙味猶懼闕遺豈意皇鑒下臨聖慈曲至惠
加賜食榮及乘筐寵厚縑紉仰難勝於玄貺恩深醉
飽退有愧於素飧徒積慙惶何酌慶賜

社日謝賜酒餅狀

右今日蒙恩賜臣等酒及蒸餅饌餅等伏以時唯秋
社慶厲年豐頌上尊之酒漿賜太原之餅餌既非舊
例特表新恩空荷皇慈豈伸丹慙謹奉狀

荅孟簡蕭悅等賀御製新譯人乘本心地

觀經序狀

大僊經典最上法乘來自西方闕于中禁將期利益
必在闡揚遂命僧徒譯其句偈兼詔卿等潤以文言
昨因披尋深得真諦悟本生不滅之義證心地無相
之宗方勤護持聊著序引永言述作猶愧聖明聊致
賀陳良深嘉尚

白樂天文集卷之十二

白樂天文集卷之十二

十二